

穀梁補注

冊六

穀梁補注十五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

宣公文公史記名倭母頃熊以匡王五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篡成君

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元年之王亦為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既如疏說而桓與鞏共行弑宣但為遂所立趙鵬飛嘗言之要以春秋既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閏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引彼傳例

者嫌譏喪娶不責親迎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補曰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成十四年傳

其不言氏喪未畢

故略之也

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補曰疏曰婚禮遲速由於夫家陽倡陰和固是其禮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備貞

女不從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文烝案公羊謂譏公喪娶故貶夫人夫夫人與公一體注依

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

補曰疏曰重言此者嫌喪娶辭

略并明不與陳人之婦同文烝案何休說公羊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高閼曰見頃熊妾也而姑之也

遂之挈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為舉非也文烝案挈實是舉舉而直言之耳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臣名以告廟朱子疑此類是史官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棄置於此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以異於奔

者杜預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補曰

君放之也與殺同例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離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拜成杜預曰謝得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惡內甚於以邾婁子益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補曰

明亦以是為賂齊也宣公弑立賂齊以自輔取賂之故書齊取補曰注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著授之

之辭者以是為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郕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魯賂齊也程子以為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是也張洽

曰桓誘鄭以許田宣賂齊以濟西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罪鄭

齊張略本葉夢得說顧奎光以為鄭假齊取與魯取鼎同亂賊所畏不在強大而在無欲也趙訪曰禮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於策趙本葉夢得說僖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撰異曰楚子鄂本公羊作楚人誤也

遂繼事也

補曰重發傳者楚是夷狄

又有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補曰此即下裴林之師也實未救陳言救者致其志說見下

善救陳也

補曰重發傳者

疏曰陳近楚屬晉嫌救非善故釋之又救之者為善所以駁鄭之過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裴林鄭地○撰異曰裴公羊作斐

列數諸

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

大其衛中國攘夷狄

其曰師何也

據言會晉師不言會

晉趙盾

以其大之也

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者衆大之辭補疏曰齊侯救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其

罪晉宋侵鄭失匍匐之義故皆貶之而稱師今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烝案傳言以其大之者謂以此文

欲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也注言諸侯大之非也疏論救邢亦非也公羊以為不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辭既稱師以大之則公

羊所云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非聖人不能脩也于裴林

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泰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

棠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

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烝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棠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

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言此其地何則著其美者言此之以棠林地則非疑辭乃特明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

救陳之義相為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

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棠林同共伐鄭棠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孔說

足與此傳相發趙匡駁傳誤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密公羊作柳趙坦曰周禮縫人注柳

之言聚尚書大傳注柳聚也齊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為柳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文烝案楚鄭侵宋之師早已去矣以是時晉與宋共伐鄭故言所以救宋也經自不得有

救文與狄人伐衛所以救齊相類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撰異曰孔穎達左氏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

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獲者不與之辭也

華元得衆其賢故不與鄭獲之

補曰疏曰注言得衆故不與獲然則晉侯失民亦言獲者晉侯雖失衆諸侯無相獲之道故亦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是不與之辭

與者當稱得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文烝案不與之辭施於兵獲則爲通例凡書獲蓋多因史文之

舊而其義則或以不與獲爲義或以引取之爲義傳於此發不與之例謂書獲卽見不與之義不可更求與之文以解傳猶於麟

言引取之亦謂書獲卽見引取之義不須更求直取非引之文以解傳也戰所得俘本當言獲言獲卽是不與麟至既以狩爲文

狩所得獸亦本當言獲言獲卽是引取之寶玉大弓國之重器器物之類本當言得失而復得又當言得獲與得訓釋雖同而用字

各不相假皆史例之舊也左傳例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姚鼐以爲器用者其器可用用焉者謂人民走獸之屬能自動用其

身異於器之待人而爲用也陸淳纂例用力禽之曰獲非用力禽之曰得與左氏亦兼通也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獲得連文而各

別又曰王用出征獲匪其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田獲三品得金矢得黃金君子得輿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失得勿

恤无喪无得億喪貝七日得或得其楨得其資斧婦喪其第七日得此類皆與春秋相符足知古人用字之例矣隨有求得隨有獲

得其大首獲明夷之心皆兩文相承而異其文得其主朋得女妻得士夫得友得臣得妾得童僕得敵此類又自爲一例難以俘獲

比之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

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

而君已獲知晉侯稱公得準元侯方伯之制故言三軍也或云三軍者當時言軍之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于路曰子行三軍以三軍敵華元補曰敵當為救轉寫誤也此承

不病矣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華元雖獲

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

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

如何補曰敗獲兩書常例也非變文也凡師敗者或君將或大夫

將君傷言君敗重君也大夫傷則於師敗中包之別於君也若被

獲則無論君大夫皆書敗書獲獲既重於傷而敗亦不可不書也

韓戰師敗君獲而不言敗傳云失民明特為變文矣既有彼變文

故此文有盡其衆以救其將之意有不病華元之意比類相較其

意自顯豈謂非常例乎鄭說無以折何氏而劉敞疑之抑殊不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補曰晉靈公○撰異曰皋公羊作猱穿弑也穿趙盾從父昆

第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

大夫補曰朝者公羊以為使諸大夫皆內朝也其下文云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則外朝矣而暴彈之

暴殘暴補曰廣雅曰暴猝也此如已孤暴貴擁水暴益之觀其辟

暴謂出其不意猝彈之也左氏公羊皆謂從臺上彈之

丸也

補曰說文丸園也傾側而轉者公趙盾入諫不聽公羊曰左氏

殺膳宰事因

此事入諫 出亡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者古疑

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

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

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 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

招使

史狐書賊曰

趙盾弑公

史國史掌書記事狐其名補曰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

左傳乃曰趙盾弑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誤趙訪言

之矣趙又云此與魯史諱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為仲

尼新意文烝以為列國之史諸侯制也魯史王禮也隱閔子般子

惡之弑舊史本書薨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

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 盾曰天乎天乎予無

罪

告天言己無

弑君之罪 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

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

孫曰注非也為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弑其君也公羊曰誰

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為字或與謂同義二字可互用 史狐

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

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

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 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者過在下也

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弑其

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弑有不討賊之過補曰言故書之者明史從赴書盾弑而君子仍之上言以罪盾此言過在下互辭

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

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父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補曰曰者目經意也疏曰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

見忠孝之至故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盾與止加弑是同而許悼

書葬晉靈不書葬者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葬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烝案晉從弑君不葬

之例許仍存史文蘇轍曰言忠臣之至孝子之至者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孟子言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

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弑君責之非以弑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世本名巨頃王子匡王班范注贅王室事自女栗後文十

四年春頃王崩
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

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總為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傳於執衛侯云言之

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傷自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故為緩辭與成十年緩辭同意

此牛不須免
見成十年注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舉之變異補曰後牛又自

死非人所能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補曰注解謂之變而已

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于卜郊不從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文烝案所改卜之牛即公羊

及郊特牲所謂稷牲稷牛也此牛又死若傷不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公羊之意以初時十月繫牲於滌宮帝牲稷牲並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共計三月今因帝牲

有災謂之不吉則改卜稷牲為帝牲帝牲還是在滌之牲其稷牲但須視其體具所以為可若再有牲變則無復有牛可為帝牲當

止不郊故再變不復卜也但改卜之稷牲何以決其必吉啖助以為不吉則亦不郊或恐此卜但示有其事不復細論蓋因前此十

月繫牲時二牲已皆卜而得吉故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為猶用也用稷牛而為

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與公羊同知穀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

同於他文不譏卜郊牛者董仲舒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

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蒨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杜

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文烝案杜意又有與舊異者謂君薨既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補曰蒙上月

楚子伐陸渾戎

○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音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賁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文烝案以左傳國語呂

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衛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為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補曰蓋不蒙月在時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補曰莒大於邾故以莒及王葆說是爾雅

曰肯可也月者從平例

及者內為志焉爾

補曰重發傳者嫌平不入例也

平者成也

補曰重發傳者

以內平外嫌有異也

不肯者可以肯也

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為大國所和乎補曰平例稱人故不肯平者亦稱

人與輸
下同

公伐莒取向

向莒邑

伐猶可取向甚矣

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補曰

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為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為甚隱四年引舊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

以凡諸義兵為可而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雖較善已非大平法

莒人辭不受治也

乘義取邑所以

不服補曰治討也不受治即上不肯平也言平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轉有辭

伐莒義兵也

討不釋怨補曰義兵

者假義以為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

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即傳所謂義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耳

取向非也乘義而

為利也

補曰義利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易文言傳左傳並曰利者義之和也國語曰義者利之足也墨子經曰義利也二者

通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言以義為利孟荀並言先義後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

人欲為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得不傳之學者矣齊桓伐楚韓非謂其義於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為利并其

所假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同故還從所惡常例不致者從例也

秦伯稻卒

補曰秦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補曰鄭幽公後改為靈公左傳以為公子宋弑君歸生從之者

耳李廉據後十年鄭改葬謚時斷
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補曰上年侵下年又
伐明此非討賊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補曰月者為下卒○撰異曰左氏此處
無子字段玉裁曰後人據傳妄刪經字

耳其實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
是省文

侯大夫尊卑不敵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故使大夫為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為詳來者一句誤疏曰重發傳者莒慶小國
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

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耳文烝案徐
非也孔穎達據公孫茲如牟
知高固亦因來聘而自逆

叔孫得臣卒

補曰疏曰不日則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遂欲弑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

意也

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

歸之意補曰疏曰經既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

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穀之會言公及夫人姜氏而樂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去及爲非禮今叔姬

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之言來故知書及爲非禮文烝案凡內女書來者皆不使得歸也此必以爲使來明

其不使得歸者彼皆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爲大夫妻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故總言之以見

義本以其隨夫偕來譏其非禮故傳順經意釋之也其實大夫妻歲歸宗惟同國則可嫁他國者亦不得無事歸宗與夫人同就使

叔姬獨來經直書曰齊高叔姬來亦是不使得歸之意傳例所謂婦人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暇論耳范注失之○左傳曰反馬

也說亦可通於傳反馬不親行此因聘親自反馬也杜預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穎達曰謙不敢

自安者若被出棄將乘之以歸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

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
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
救而今更侵之補曰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趙盾變文書曰會
晉師是與趙盾以帥師之明文也前變文與帥師此變文不與帥
師其文相對明經意
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

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宋華孫不稱使此則稱使

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及荀庚盟之屬有日也文烝案不言其人二句僖三年成三年傳俱有之乃釋成三年及荀庚盟之屬注詳成三年此不日又不月者左傳曰始通且謀會晉蓋以公得會晉自此始故不月以異之歟首句者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及余仁仲萬卷堂經注本呂本中集解本俞臯集傳釋義本補正余本存者自宣公起何煌校出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補曰竟九月零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為災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某地補曰當云晉地即昭二十五年之黃父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蓋有疾而還黃齊地補曰公羊曰有疾也注當去蓋字

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

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補曰

注解亡乎人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重發傳者前是天災此是有疾其事異也

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補曰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孫敖同義上注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

辛巳有事于大廟

補曰此蓋禴也諸侯禴或植或裕此禴于大廟裕與否無以言之何休曰書有事者為不去樂張本

鄭君禘裕志曰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何鄭意皆得之鄭所引說者謂左氏說彼傳無禘文言禘非

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者稱祀戎皆曰有事故言有事也日者不去樂失禮例當日下又有壬午繹須此起之此祭雖無失禮亦

當日仲遂本不卒者卒之不當日明矣

仲遂卒于垂

祭于大廟之日而為若反命而知仲遂卒垂齊地

後卒也

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聞卒之日為其卒日者見

臣子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本不當日也不移卒文於辛巳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

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傳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疏曰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

可單稱遂卒以遂於後以仲為氏故稱仲遂卒也文烝案大夫卒不可直名者嫌是不命大夫若無依仗之等也遂之身已以仲為

氏劉炫以為受賜得之疏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言遂於後以仲為氏非也

是弑君賊不當書卒者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則

其卒之何也不據公子翬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

則去樂卒事去籥萬卒祭事言今不然補曰去樂者凡有聲無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去樂卒事故卒仲遂以譏宣但

宣雖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繼書壬午猶繹以示譏仍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

休曰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譏乎宣也昭十四

年傳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檀弓載仲尼言卿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姑無論矣韓子詩云

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文烝案劉敞亦云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見

文六年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文烝案公羊曰

祭之明日也爾雅曰又祭也何休以為繹繼昨日事孫炎以為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享賓者賓尸謂以尸為賓而享之天下諸侯